

巴蜀京华忆旧

陈野苹谈往录

陈野苹
／
著

巴蜀京华忆旧

陈野苹谈往录

陈野苹
／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蜀京华忆旧: 陈野苹谈往录/陈野苹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300-24006-0

I. ①巴… II. ①陈… III. ①陈野苹-回忆录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6267 号

巴蜀京华忆旧

——陈野苹谈往录

陈野苹 著

Bashu Jinghua Yiji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8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8.75 插页 2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9 000	定 价	6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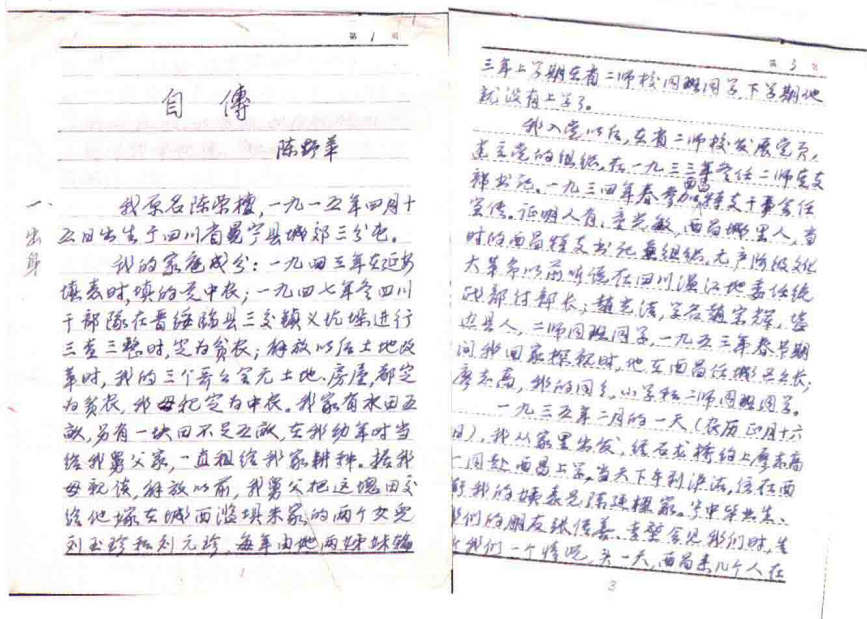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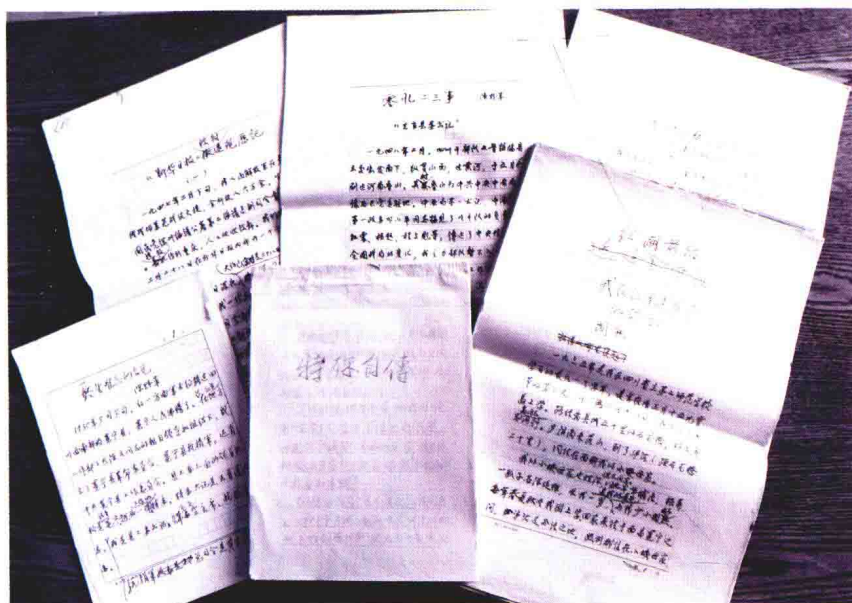
陈野苹



《特殊自传》手稿



《特殊自传》手稿



陈野苹部分文章手稿



生前与逝世后出版的陈野苹著作

勿忘歷史
奮勇前進

紅軍長征紀念館惠存
陳野革 元九年五月

求實存真

秉筆直書

陳野革

陳野革題詞

陳野革為冕寧紅軍長征紀念館題詞

目 录

上篇

特殊自传

- 一、出身/ 003
- 二、入党/ 004
- 三、抗捐军从成立到失败的前后/ 005
- 四、流亡昆明/ 038
- 五、从盐边又到昆明/ 044
- 六、在开远/ 047
- 七、碧色寨一年/ 052
- 八、从云南到成都/ 053
- 九、从上府河到庆符/ 057
- 十、在江北/ 062
- 十一、在泸县/ 068
- 十二、在广安/ 077
- 十三、在大华炼油厂重庆办事处/ 082
- 十四、从北碚到走马岗/ 091
- 十五、延安学习/ 093

下篇

十六、再到重庆/ 098

十七、在解放区——晋绥和陕南/ 104

十八、解放以后/ 107

往事忆述

我入党初期的启蒙老师——回忆童光敏同志/ 117

初建时期的中共西昌地方组织/ 122

红潮前后/ 129

红军长征在冕宁建立地方党政组织发展地方武装的
前前后后/ 159

第一次会见总司令/ 170

一生难忘的会见/ 174

一九三九年的江北县委/ 179

关于江北区党组织的一些情况/ 182

荫蔽精干 以待时机/ 186

泸县中心县委的回忆/ 190

中共南充中心县委一九四一年的一些情况/ 198

延安精神的陶冶——中央党校生活琐忆/ 202

《新华日报》被封亲历记/ 217

回顾四川干部队在鄂陕边区/ 235

附录

在四川干部队史料协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55

零忆二三事/ 261

在重庆党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266

纪念陈野苹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举行 赵乐际出席
会议并讲话/ 279

陈野苹同志生平/ 282

陈野苹大事年表/ 287

编后记/ 292



上篇 特殊自传

这本自传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囚禁的时候，按照造反派的要求，为适应审查历史的需要而写的，应命名为特殊自传。

写的时候，没有起草，按时间顺序一直写下去。字体写得比较清楚，以免错认误解。写好以后，觉得不便翻阅，才适当分个段落，在稿页旁边加个题目和序数。

为什么不起草？这是造反派逼出来的一种斗争手段。起初，凡是所写的材料，包括证明材料，都要起个草，然后抄清。既然起草，就有修改涂抹。后来，造反派把所有草稿全部收去，以后每写一份材料，同时将稿子一起收去。原来他们收去以后，苦心孤诣地研究，为什么要这样修改，从中挑剔毛病，作为进攻的子弹。因此，以后无论写什么材料，我再也不起草了。他们曾经要我起个草，我偏不上当。现在一翻这本自传，字迹了然，没有一点修改，是因为：一则照实写，没有什么困难；再则想好以后才下笔。写其他材料也照此办理。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日

（《特殊自传》为作者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隔离审查期间所写。一九九一年加了上述前言。）

一、出身

我原名陈荣檀，一九一五年四月十五日出生于四川省冕宁县城郊三分屯。

我的家庭成分：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填表时，填的是中农；一九四七年冬四川干部队在晋绥临县三交镇义圪垛进行三查三整时，定为贫农；解放以后土地改革时，我的三个哥哥全无土地、房屋，都定为贫农，我母亲定为中农。我家有水田五亩，另有一块田不足五亩，在我幼年时当给我舅父家，一直租给我家耕种。据我母亲谈，解放以前，我舅父把这块田交给他嫁在城西濫坝朱家的两个女儿刘玉珍和刘元珍，每年由她两姊妹轮流收租。她俩都是寡妇。土改时，刘玉珍为了转移财产，对我母亲说，这块田就算我母亲的。我母亲正在犹豫时，我二哥对我母亲说：“你咋个这么傻，中农不进不出。以后这块田我们兄弟还可以分一点。”

我于一九二九年冬在冕宁县立第一小学毕业，一九三〇年春到西昌考入四川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修业五年。

二、入党

一九三三年七月在西昌由胡伦先（礼州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证明人还有周国晟、杨小鲁。周国晟系西昌城里人，西昌县中毕业，一九三四年被开除党籍，一九三五年被捕叛变。杨小鲁，学名杨治国，也是西昌城里人，西昌县中毕业后，曾在商号上学生意，一九三四年被开除党籍，一九三五年被捕，可能也叛变了。胡伦先，宁远联立中学毕业，是我的一个兰交，一九三三年上学期省二师校同班同学，下学期他就没有上学了。



青年时代的陈野苹

我入党以后，在省二师校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一九三三年冬任二师党支部书记。一九三四年春参加西昌特支干事会，任宣传。证明人有：童光敏，西昌城里人，当时的西昌特支书记兼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听说在四川温江地委任统战部副部长；赵光洁，学名赵宗辉，盐边县人，二师同班同学，一九五三年春节期间我回家探视时，他在西昌任城区区长；廖志高，我的同乡，小学和二师同班同学。

三、抗捐军从成立到失败的前后

一九三五年二月的一天（农历正月十六日），我从家里出发，经石龙桥约上廖志高一同赴西昌上学，当天下午到泸沽，住在西街我的姨表兄陈廷梁家。宁中毕业生、我们的朋友张传善、李堃会见我们时，告诉我们一个情况，头一天，西昌来几个人在廖星之家把苏云髯（苏幼农、苏爱吾）抓去了。这个消息引起我们的注意，西昌的形势有什么新的变化。廖星之是泸沽的绅士，头面人物，李堃的岳父。廖星之的儿子廖友陶（学名廖季文），成都大学毕业，据说他曾经参加过成都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一九三八年在成都入了党。一九三四年秋，苏幼农带着老婆孩子，同廖友陶一起进宁属，寄居在廖友陶家。

当天晚上，张传善和李堃又来告诉我们，他们在廖星之家得到一个消息，泸沽税务所所长沈秉端得知西昌反动统治当局给冕宁反动政府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冕宁有一个陈檀，是共产党，命他们就地逮捕，押解西昌。我听了以后，断定明明指的就是我了，只是中间漏了一个荣字。张传善、李堃、陈廷梁、廖志高和我几人商量，到廖星之家去进一步打听一下消息。于是我们五人一同去廖星之家会见了廖友陶，同时也会见了苏幼农的爱人黄鹤影（黄梦鹤、黄梦谷）。廖友陶再没有谈出多的情况，我们也不便在那里久留，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回到陈廷梁家，我和廖志高商量决定，没有关于他的消息，他明天继续到西昌去，我去河边何慕坡那里隐蔽。何慕坡，

冕宁城内东街人，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他的姑母是廖志高的后母。他当时新任河边小学校长，我们在冕宁分手时，他决定在我走的第二天就到河边去。

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泸沽到河边去。到了河边，我在一个茶馆里休息一阵，就到乡下何慕坡的姐姐杨家去。何慕坡的姐姐，我没有见过面；他的外甥叫杨什么名字，我记不起了，当时有十五六岁，我是认识的。我到了杨家，见到了何慕坡的外甥和姐姐，我向他们说，何慕坡做了河边小学校长，我们在城里约定，他今天就要到这里来，我先来等他。下午，太阳将下山时，还不见何慕坡到来，我有些着急，约了他的外甥到村外去看望。一会儿，何慕坡同陈言纶一起来了。我们见了面，还没等我说话，何慕坡就说：“你的事情，我们在路上就知道了。”我就再没有说什么，也没有问他在路上碰见谁，听谁说的。陈言纶，学名陈国绂，是我的一个族侄，与我同村，西昌县中毕业，是我介绍入党的，也是我介绍给何慕坡到河边小学当教员的。

第二天，我同何慕坡、陈言纶一起上街，住到学校里，对外说我是学校的教员。实际上我也帮助做一些开学的准备工作。我在河边小学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在这期间，何慕坡因事进城去过一次。他回校时告诉我说，冕宁那里已经有人知道我在河边。我因此不能再住下去了，决定到沙坝去。河边与沙坝之间有一条翻山小路，是一条捷径。临行的那一天早上，陈言纶送了我几里路，指给我翻山路径。

我到了沙坝，在李玉泰家住了一夜。李玉泰是我在省二师校的同班同学，又是兰交。他的家就在靠河边一头的场口附近。我把西昌抓我的消息告诉了李玉泰。他告诉我，头两天，西昌的郑思忠到沙坝去逮捕谢绪龙，谢绪龙（二师同班同学，当时是党员）在大烟馆里得到消息，从后门跑掉了。

第二天，李玉泰即赴西昌上学，我和他一起到了拖榔乡叶茂荣家。叶茂荣是省二师校高我们一班的同学，和李玉泰我们同是兰交，他的家在拖榔乡沟口北面依山的一个村子，距安宁河畔不远。我告诉他，西昌反动统治当局说我是共产党，要抓我。他说：“我看，你要不是的话，就可以去；你要是的话，就不能去。”我说：“我就是。”他说：“那就不能去。”李玉泰在叶茂荣家玩了一天，独自到西昌上学去了，我即留在叶茂荣家。大约一个星期之后的一个下午，叶茂荣约我一同到杨家碾，住在他的岳母家。杨家碾是一个村庄，在安宁河东岸，距西昌城三十里。叶茂荣的岳母家就只是她一个孤寡老人。第二天一早，叶茂荣即去西昌城为我打听情况，我住在楼上，整天没有出门。傍晚，叶茂荣回来了，告诉了我一些情况：他在西昌，会见了李玉泰等人。西昌党组织遭受破坏，首先是由于周国晟被捕叛变，出卖了他所知道的党员和群众。被捕的人有童光敏、李朝茂（党员，二师同班同学）、郭联科（曾是特支成员，后因不服从组织调动，被开除党籍）、杨小鲁、戴从龙（二师教员，“左”倾分子，据说曾在成都参加过社会科学研究社）。叶茂荣还说，西昌反动当局曾经传讯过李玉泰。敌人问李玉泰：“听说陈荣檀到你家去过呀？”李玉泰回答：“是